

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47 HARVARD UNIVERSITY
MAY 29 1941

T 5413 / 2142

東山公之十四

卷十五

若請惟妙志序

惟持以有志矣精進厥非尤者也抑人夫

言修之矣由年不友完亦不有也

不則之乎高性以興

國之修循也

三平也

以

東洲集卷之十四

序十五篇

嘉靖惟揚志序

維揚崔桐撰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惟揚故有志矣時淹跡改非完書也鄉大夫趙具區
嘗修之矣而年不及究亦未為定論焉郡守雙橋朱
君謂志事為惟揚闕典亟具白於侍御象岡胡使君
蓋圖以儒術飭吏事也使君曰嗟乎揚實古名郡志
而弗究可但已乎迺以成績屬郡守郡守延儒萃能
公聽周庀夙夜事事無何志成馳帙致桐且徵言以

序志桐展閱再再撫卷而歎曰夫志豈其徒爲也哉
窮俯仰以備三才綜古今以陳故實公是非以定予
奪志之義也志而徒爲謂之曰詭弗志可也夫志豈
其易爲也哉必直史以宰其異同必達才以悉其記
睹必契載以極其探討志而易爲謂之曰陋將焉用
之夫志史之流也自昔先王之經世議制也天下有
圖職方氏掌焉邦國有志小史掌焉四方有志外史
掌焉凡以總於朝廷關乎政教非曰資觀美爲也代
沿叔季志義微矣而一二守令或用情焉通方者間
以爲病此其述作者難乎其已任也桐讀嘉靖惟揚

志迺知今斯之舉殆兒於爲徒爲易矣乎是志也會
精盡變理器昭焉存往綴新隆替具焉題正紉誣聲
規植焉一邦之信史也是志也蜀岡盛大卿郡之良
也實宗主之掄選之庶司文學之群彥實羽翼之邇
諸二十一史踵諸寶祐遺志叅諸先儒緒論撫諸鄉
達私錄閔致而慎取之孔子謂杞宋不足徵文獻不
足故也今迺知斯舉之信爲足徵也是志也大而太
史得之可以備懿典小而學士得之可以資博考明
有司得之可以興感慨修職守爲人臣爲人子爲人
婦者得之可以思盡忠思盡孝思盡節懦者可立頑

東坡先生卷之十四
者可應今迺知斯舉之大有裨於政教也志三十六
卷九例一卷胡使君諱植豫章人朱郡守諱懷幹歸
安人盛大卿諱儀江都人羣執事諱氏具登卷端不
後錄

賀獨醒王翁夫婦雙壽序

人生固有涯也登年八十者朝則杖焉家則珍食焉
先王之制所以重老若是者非謂其末年者實所難
耶是必耄而賢者也申公孺曰無亦謂我老耄而
舍我不賢而老人將舍之乃若致客千里樂其享而
嘉其難者豈謂徒老而有是耶古之人豈無夫婦偕

壽者乎稽之往載泯焉不傳無乃偕賢者或鮮耶冀
缺之後有梁鴻龐公焉斯固偕賢者也而未知其皆
壽否也獨劉宋時有朱百年者壽八十有七其室孔
能讓蔡會稽之餽時人以比孟光是賢而偕壽矣又
未知其子孫之賢否何如也江陰獨醒王翁壽八十
有一其室徐今年壽八十正月二日實其誕辰仲子
撫宦游留都大江之南群宦於留都者咸樂翁之賢
而偕壽也且重其有能子也徵言於余以嘉其難余
曰壽則偕矣賢奚徵焉群士大夫曰翁信人也嘗有
以自紀矣予讀其紀首曰余無善可述而多歷年齒

愧人之疑予於有德也又曰命兒輩錄予之平生以求正於有道寧忍毫予而弗規也余曰嗟乎此翁之所以壽也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後人謂之獻聖翁年八十而猶望人以規安知九十而往不若武公之求交戒耶且考其紀之槩矣先人之廬之墓不敢忘親親也喪祭冠昏之必以禮好古也葬其親而不遺慮於諸兄敬長也不敢以已之長加諸宗子尊統也捨道幣歸遺金義以廉也化強暴擯淫巫厚以貞也樂雲林以教其後昆遺之安也之

數德者仁所生也而翁有之此翁之所以壽也詩稱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安知徐之賢淑非翁有以刑之耶且子孫之自徐出者芳蘭玉樹森如焉是翁有古人之所難而兼古人之求而無異乎鄉之大夫之勤於嘉且樂也

西津序

吾揚日省趙公 國初尚 寶慶大長公主 賜第於 帝居之側第之西有水水上有橋焉公曾孫金吾德甫徜徉其上意與津會因自號曰西津云德甫狎文墨喜吟詠名卿碩學咸樂爲賦西津殆成帙矣

東洲崔子南遷留都德甫奉帙以序謁東洲子曰天下之大物水爲最天下之水江海爲最子揚產也吾揚襟南冷負瀛海輿圖大觀也子無取焉而拘拘於津無乃昵夫細而昧其遠矣乎德甫曰鳳也聞天潢之水狀帝臺公丹穴抱五城其源泡泡瀕瀕其歎熊熊其清濛濛是浮雲漢是零沆瀣是產龍蛇金碧是作霖潤天下視江海其泝澗也是故尊帝派者稱天潢焉夫是津也源通御溝流繞禁籞吾居得而鄰之若與吾所自出者有天契焉我 國家故戚天造之後種種也葉微澤涇雲仍凋洛宮墻燼礫者十之九矣而吾世獨存鳳每過津而思源焉思而感感而懼懼而省省而脩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庶幾夙夜以未終譽鳳實有取焉是將昭遠非曰昵細也東洲子曰昔孔子觀東流之水語子貢以九德而尚蘊其源吾子能思源非有得於聖賢未發之蘊乎思源所以思事親也思事親所以思事君也九德之所謂善化必東者子當有之吾今乃知日省公之所以長世也

賀熊母榮封太夫人序

大司馬北原熊公蒞尚書任既三載矣制當北上考

成績 天子謂兵曹爲留都機務要樞 詔母躬覲
尋重以貶封錫蔭之典誠殊寵也列卿群僚咸爲之
喜而相告曰北原公秩崇德懋功勩報隆不煩馳赴
之勤而優荷多祐其樂矣乎桐曰計公之一身榮矣
感矣非其樂也又相告曰公有偕老之妻岐嶷之孫
焉妻儷夫階孫蒙祖庇人生之快事也斯不亦可樂
矣乎桐曰恩矣感矣非其樂也又相告曰公以已之
貴推之以大夫其父夫人其母及其祖且妣焉人情
之至願也斯不亦可樂矣乎桐曰樂矣哉古之孝子
食於君而得一肉必會焉以遺親賓於主而得一果

必懷焉以遺親况得君之豐爵美器以歸之其所生
其所自出焉天下之至樂孰逾於此雖然公之樂尤
有天下之至難者焉古之人有三釜遺親而爲樂三
千鍾不逮而爲難者矣公之堂有壽母焉登年八十
有七矣以耄耋之齒而及見其子之貴及遭其身之
榮纍珠爛繡光彩溢目其爲喜當何如是豈人世之
易得者耶雖然太夫人之所喜又有大於是者焉吾
聞公之先大父有順貞翁者雄才宿學敦德直行弘
治初嘗被徵不起祀遂以終其身豫章之人傑也公
之先君安貞翁兩職郡縣動有治迹而未究厥施也

即二翁之爲人豈不能雲翔海泳舒謨樹庸以光裕
其先若後矣乎而君子之澤固遲遲以留之其後也
北原公克績家學筮仕諫垣則棘棘不阿蒞藩叅則
澤民宣化登內臺則建白六政紀綱百司陟宗伯則
三禮允修邦國用和典兵權則遠敵頌畫南甸倚重
凡公之大有所爲者皆二翁之所欲爲也廼今崇褒
吳顯不及三葉者皆二翁之所未獲也太夫人有能
子焉以榮吾之所匹榮吾之所尊榮吾之所後是其
爲喜矣止於其身焉而已哉爲人子者能大有喜於
此則其爲樂之大又當何如耶况異日之所以喜
母氏者可涯也哉石塘太宰東橋司寇輩亦爲躍然
喜曰是可歌也爲之歌采菽有取於天子葵之福祿
晚之之義也爲之歌闕宮有取於魯侯燕喜令妻壽
母之義也桐曰請授之史以歸其子且孫俾歌舞於
榮壽之堂

送少司寇文沃焦考績序

夫氣習可以移人也哉墟沙息耗之異產瘖沃勞佚
之異趨夫人之人也噐裁而土不因風和而俗不侵
教定而議不煩者非夫人之人也予於少司寇沃焦
文公之三載考績也有深感焉沃焦公世居京師京

師實聲利駢闐地是故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教而樂戰二者於胷中在聖門之徒猶不免焉况夫人乎公於予爲同年嘗同仕京師矣嘗與之周旋楚省矣吾見其筮仕刑曹覈而不峻斷而不惜也叅貳藩臬大不難於繁劇細不畧於條末也既予南遷留都聞之塗之人曰文公日尹京兆總糧儲敏而平剛而澤南土之中外爲肅如也恬如也迺今登佐司寇不礪不縵侃侃易易輸讞之中槩猶夫筮仕也且公之秩崇而績懋矣觀其貌竦竦焉不羨乎情聽公言退退焉不溢其行也其服飭享御取其安而無

所靡燠而無所華也其與人交篤而情愛而諍以心而不以面也嗟夫若公也者得非萃勇輿之真狹而褒然於氣習之外者乎孔子論事君以不欺爲本所謂不欺也者非以其一誠爲本矣乎故曰民可治友可信上可獲者誠身之謂也公之素定固孚諸友徵諸民矣今斯之行以敷奏爲實言以明試爲實功下無竄端匿跡之譽上無得耳失目之非庶幾乎虞廷周室之考獻矣乎安得天下之士立心制行皆若公天下之臣事君不欺皆若公則風俗何患不正太平之業何患不立致比原熊司馬石塘聞太宰東橋顧

司寇洎列卿羣僚聞予言而咸喜曰衆人之知人也
徵諸色君子之知人也徵諸心若吾子者是之謂以
心知沃焦者矣請誦諸祖左以壯公之行

節義哀挽詩序

余讀戈氏節義哀挽詩廼知天下事亨者困之反也
而困者未必不爲亨成者毀之反也而毀者未必不
爲成顯者晦之反也而晦者未必不爲顯是故困者
毀者晦者時也困而亨毀而成晦而顯者理也君子
不能違乎時而能主乎理可困而不可困可毀而不
可毀可晦而不可晦守其常以通其變節義之謂也

夫節者易之所謂貞貞固足以幹事義者易之所謂
利利物足以和義君子行此二德者而元亨成矣通
庠司訓戈君銳出其仲父經母氏洪節義哀挽卷謁
東洲子曰銳也生六齡而孤母氏年三十有三而嫗
居一孤二女形影相弔否旣劇已然而母氏之生而
養死而葬銳之入而恃出而師壯而婚二妹之笄而
字皆叔父之德也銳非母氏之慈仲父之恩必不能
保其終始母氏非仲父之德亦不能安其死生銳圖
所以報仲父也亦嘗執其喪教其子子蚤世矣而復
字其孫且念母氏之卒也楚之仕者居者稱節焉聲

諸詩而哀挽之旣仲父之卒也楚之仕者居者稱義
焉聲諸詩而哀挽之銳惴惴焉懼其聲之不繼也將
徵言於天下以爲死者貽不朽何如東洲子曰洪之
節忘其身而無辱其特戈之義愛其兄而餘及其後
非所謂亨其困成其毀者乎而一息之仁戀戀焉未
立於前復謀其再數十年之節義鳴諸全楚冀之天
下是司訓君所以報仲父成母懿也非所謂顯厥晦
者乎東洲子曰督學湖藩每求所以節義二三子而
未能也茲有取於戈氏焉豈其愛戈將以風頽俗云

賀東明汪邑侯考勲序

海門古稱沃土唯是負海而襟江也漂鹵病稼怒流
奪畝五代迄今邑治凡三徙矣警警小民歎腹以給
公輸殫橐以飶昏吏重以颶濤恣割逋且死者殆居
半計爲之令者無異其緘縮而莫支也東明汪君以
瓊崖名宿適蒞茲邑愛侯者曰侯以筮仕逢此百
器雖利如盤錯何侯曰否否六沴在天萬命在君分
災共患令之責也於是乎推誠布恩潔已損費輕罰
均稅抒暴展責駸駸乎蹈者興逋者歸也夫何餘壤
日腴齟販橫金椎剽間作人情淘淘侯乃周爰遺畧
且捍且綏猶懼斯民之竟於阡危也懇疏以改邑乞

地請愛侯者曰世俗以避事爲智克膺爲能損上益下非所以偶時好也蓋已諸侯曰否否斯久安之計也彼其標末之細旦夕之謀濡需者之爲也人孰仁我毅然必爲之而志尚未果也然而壞聲藉藉部使者咸賢之登薦剡者三焉幣褒者七焉會侯以三載秩滿例當簿勩獻天子邑之君子聞之喜且疑疑其多有異狀枳棘之鳳將不久栖也野人聞之疑且恐恐父母之是違赤子無所歸也邑庠師弟子亦抱君子之疑而無以慰野人之恐也願質言於東洲崔子東洲子曰吾嘗論天下之勢矣治樂土易治喬土

難嘗論天下之才矣得偏才易得絕才難嘗論天下之行矣求有始易求克終難東明君之政身任紛猥而處之裕如斯不謂易其難者乎所以易其難者廉且仁爲之也廉生明明生察察者恒失則尅仁生愛愛生寬寬者恒失則弛察而有度寬而克威斯不謂才之純者乎且其操逾貞而無所渝政將成而不敢怠斯不謂行之有終者乎茲行也銓司將甄錄之廷宁當明揚之于以穆天緯澤大寓而吾窮鄉海邦亦將與霑餘瀝焉豈曰九里之潤而已哉輿情於是釋然以予言欣相告且日望夫侯之蚤被峻登也

東沙集卷之十四
贈山溪歐君遷太學博士序

庚子歲余承匱北雍時官論東郭鄒子方以講學明道爲已任同志者或趨焉既東郭司成南雍館僚各賦詩以贈渭厓霍子爲序其圖額謂東郭爲陽明王氏之學也至詆陽明爲盜儒又聞渭厓不滿於宋儒陸象山之學至詆象山爲賊莽余嘗因論學而祛六館諸生之惑曰夫學也者本以學夫道也以學道而自異者非也聞其聲而輒以爲病道者亦非也蓋求諸言與行而已矣陽明之行吾未暇考也使其言非吾當闕之果是邪固當繹之夫何庸於深詆象山

之天資超絕有見於上達而無見於下學究其歸殆入於佛氏明心見性之說非禪而何考其晚年自悔平生蹈履亦不失爲一時名儒又何庸於醜詆壬寅秋余以禮曹侍郎行服卧海廬通庠學正歐陽子數過余吊且慰焉鄉之人群告余曰歐陽子有道之士也余察其辭氣雖未嘗非古訶俗而義不詭聖即其動容雖未嘗不言不笑而禮不讐度既庶其學政介而易藝而訓潔而惠不激不澆振路興頑而動以身先多士爲之醉德焉余乃語諸鄉人曰歐學正果有道士也其爲道以行學也非以言學也無何歐子被

命陟南國子博士庠察戈許二司訓以余嘗攝事南
雍介其庠彥張生元孫生寅輩以贈言謁余曰師道
之不講也久矣要之在名與實而已矣所謂名與實
吾所謂言與行而已矣師果以行率人而務其實邪
則六館之士所問學者益諸心所體驗者律諸身未
有士以實學而天下事不克濟者也師或以言欺世
而飭夫名邪則六館之士入承學而退則違口聖誥
而心實非未有士以名學而天下事不替敗者也吾
友大司成黃泰泉之學富而貞少司成李南渠之學
確廼今以歐子之宿養羽翼之吾見師道於是
乎光明士尚於是乎丕變矣乎僉請叙斯言爲歐子
師模範且以告六館之師夫師者

送藩相鼂江方君序

鼂江方君之教諭海門也七年而政成銓曹廉其賢
晉登唐藩教授或告余曰鼂江明經術能文音
士之入黠鑄者彬彬乎擅文學焉斯陟也其婉休於
梁苑之鄒枚矣乎余曰否陽乘志存諫正詞章殆其
細也然樂賓大國而竟無成績非所望於方君也又
曰鼂江恢度飭行恂恂雅雅動以渠度多士得所依
放部使者每禮褒焉行將爲楚元之穆生矣乎曰否

東洲集卷之二十四
穆生取重於元而示禮於戊即其知微申白莫能尚
已而未聞有所建揚非所望於方君也又曰鼉江守
默齋神頤和保性于今兒齒壯髮可以長年無乃爲
淮南之八老矣乎曰否方君身以哲全齒以德引要
其宿養非有得於靜者之貞乎還童杳幻非所以擬
倫於君也君聞之偕其僚敬齋楊君山泉伍君率羣
弟子而來謁曰願承所以教藩者余曰子不聞藩職
之有成訓乎我太祖高皇帝祖訓錄成編賜諸
王令書正殿凜凜乎有敬守之戒焉成祖文皇帝
大頒是編用申前憲業業乎有常守之戒焉猶懼夫

久而玩玩而弛也置長史以總之教授以導之凡以
篤親親樹藩屏衍祚長世之經德要道也鼉江茲行
欲以子之善善之亦求所以克守夫舊章耳吾聞申
叔時教士臺之爲傳也有所謂明敬戒以道之事明
久長以道之信矣子思其職而從事於斯則二祖
敬守常守之典爲益篤有所謂明昭利以道之文矣
以子之學而從事於斯則文足以經邦而其守章有
所謂明等級以道之禮矣以子之行而從事於斯則
禮足以敦化而其守定有所謂明慈愛以道之仁矣
以子之靜養而從事於斯則豐仁厚澤足以壽國脉

而其守遠彼其雕蟲之末技杯酒之去就吐納之不
經烏足以盡子哉邑侯東明汪君素善君請叙斯言
張諸祖筵以重其行

伍母慈節哀挽序

嘉靖乙巳春予方免服栖海廬邑庠司訓伍君尊奉
其母張慈節哀挽卷謁言於予長跪致情涕懸如下
嗚咽若不能辭予曰情哉是可哀也既讀其冢嗣蘭
生狀孤危辛苦曲悉平生予曰慈節哉是可章也既
讀前岡胡太史墓志銘標微叩隱感慨抑揚予曰章
哉是可傳也既讀東塘司馬諸君子之挽章鉅公蔡

士爛然盈帙予曰傳哉是可求也夫慈而后能愛愛
而后能篤其夫植其孤孝其翁逮其姑節而后能守
守而后能苦其心勞其躬勤其業嚴其訓慈非節不
固節非慈不行慈生於仁節生於義仁義立而婦道
其成矣乎是故自母氏之成婦道也鄉之稱善事老
善恤孤者必曰伍母稱善事夫善亨困者必曰伍母
是故母之生也一身之哀耳其死也親戚哀之邦之
人哀之天下將哀之百世而下將哀之母之生也數
十年之景耳其死也親戚挽之邦之人挽之天下將
挽之百世而下將挽之哀之者共鳴其懿挽之者欲

曰其生是母之否者母之慶母之苦者母之甘母之死者母之生展矣其章也傳也求也

慶顧母壽百歲序

通州顧母壽筭登百乙巳歲九月十日寔母氏設帳之辰子姓雲仍愉舞鼓躍請奉卮膝下爲母氏壽比黨媼姻欣相告召願登堂稱祝爲母氏壽東洲崔子於顧氏有世好焉聞之喜曰母氏之可慶豈曰壽焉而已哉吾求之古人矣昔莊姜賢也詩人爲之賦碩人而所配所生無聞焉是可歌者獨莊姜也左董陶孟之母賢也所生亦賢也而其壽無聞焉是太史所

撰述者獨其賢也劉宋時朱百年夫婦同壽而且賢史氏稱之是賢而偕者也壽僅逾於八袞是史氏之所竒者夫婦之賢也非壽也顧母之壽登百歲也郡庠之諸文學曰壽母吾鄉人瑞也且闡懿姆範可儀可樂賢也厥配翁以尚義聞 憲宗朝詔建坊以風俗賢也厥子磐擢桂鄉闈以文章鳴亦賢也厥孫瑄輩業太學不墮家聲亦賢也皆母氏之相之訓也羣告於當塗願以百歲表坊請鄉之耆宿大老重母之願亦如之羣告於當塗請合金建坊爲閭閻寵瑄洎族類尊祖愛母之情亦如之願合坊並表爲祖妣重

請諸中丞克齋王公公曰瑞哉建坊其擬聞乎請諸
憲學使午山馮公巖政使雲山齊公江防使貞齋韓
公咸曰瑞哉亟檄有司以幣餼勸嗟夫母氏之可慶
果獨壽云乎哉古人之所有母氏之所有也母氏之
所有古人之所無也詩人之歌古人庠序黨里未必
咸歌也史氏之稱述古人重臣臬使未必並述也而
母氏寔兼得之是母氏之壽乃今日之百歲而百歲
之可傳又後日之莫涯也瑄輩謂余言爲可徵請書
之以華壽筵以貽來許

送楊仲芳任南銓曹主政序

嘗讀史至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每嘆李克
氏爲知言也讀董子制冊對至庶耻貿亂賢不肖渾
淆語未嘗不拚卷而嘆曰士之所爲所取蹈於貿亂
不肖而莫之省者非無耻之心爲之孽耶故曰不耻
不若人何若人有士而至此不亦可哀也哉予門人
張子鳴鶴者以鄉貢士尹容城丙午入覲會晤於京
師予問之曰邑有人焉矣乎對曰吾邑有楊生繼盛
者於鶴爲鄉同年自鶴之蒞容城也無與於鶴之政
亦不至於鶴之室每戒其家人勿以同年故撓尹之
公居常游京師問業於少湖學士所績學潔已軼俗

雅尚吾愛之重之亦不可得而親也予聞之喜雖未
識若人而嗣日之發舒固得之蓓蕾也今年丁未仲
芳舉進士高第宴集於南宮見其貌溫如也退如也
聽其言若不能出也確乎其根理而本性也迺益信
張尹之言爲非諛也它日以語少湖公公曰吾賢若
人舊矣子亦賢之則吾免于羽之失矣六月拜南圻
吏曹驗封主事以行余告之曰士固有脩於閭巷而
回轍於通衢慎於細故而濫觴於大節者矣是其所
爲所取未克夫羞惡之心者也所以脩之慎之者非
其情也吾察子之貌濟矣言不匱矣信諸友矣徵諸
師矣符勝已之所卜而去膠西之所謂得其要矣自
是而防其紛華堅爾桀矧一爾存主固以忠信知子
之大有終也

送何周埜任定海序

吾鄉何君周埜以國子生謁選銓曹會厥子璿舉丁
未進士高第或語周埜曰子舉進士則天寵荐承至
樂也奚復仕爲君曰否天下事惟滿則驕惟驕則侈
惟侈則逸逸以僨事聖賢之棄也以一得而違其初
是滿吾子也其何以訓是歲六月授四明定海簿以
行或語君曰今之仕者以鳧趨狐媚爲賢以舐戟執

鞭爲禮謝閒靜而安末秩非所以自尊大也君曰否
夫人之所以爲尊大者非貴其有巍巍之位而貴其
有卓卓之行非貴其有赫赫之顯而貴其有明明之
德也苟行卓而德明秩雖末焉夫何病於貴否則高
矣顯矣殞身辱國如後世之董狐何吾唯殫我心竭
我誠潔我操舉我分苟一事之報君一澤之及物亦
畢吾之志也顧安知孰之爲尊大而孰之爲卑小耶
亦安知卑小者之不爲尊大而尊大者之不爲卑小
耶吾鄉與厥子同舉進士者凡五人李君國華王君
師董李君子實輩次君言以告東洲崔子崔子曰賢

哉周楚之教子也備哉周楚之事君也季世之弊家
之所訓朝之所爭高顯而已矣周楚不以進士滿其
子不以末秩怠其職是信乎不以貴爲貴而以道爲
貴者也周楚其知道矣乎自是而子舉厥職焉是謂
大以成其大君舉厥職焉是謂小以成其小上自公
卿大夫下至闕工徒史咸秉若心焉吾見師師臞臞
之風作而太平可立致也周楚其知道矣乎僉請張
斯言於祖以廣君之志

送楊敬齋教諭金鄉序

敬齋楊君以廣省名士貢於帝庭授吾庠司訓時

余爲國子祭酒見其言訥而貌恭志恬而意古知其有君子資也既余行服林卧者三稔考其居常端修而養重黜已而樂賢崇道義以淑生徒興學田以賙匱乏益信其有君子行也是故受知於當塗季心於士類楚楚青衿彬彬乎有日新之風矣今年秋銓曹廉其賢陟東交金鄉教諭瀕行同寅碧潭劉君山泉伍君戀戀焉不能別以爲失良友也門墻多士惓惓焉不忍別以爲失良師也群造於余以贈言謁余曰金鄉聖人之鄉也金鄉之士聖鄉之後也敬齋產於南海仕於淮海去東魯河庾邈也而其律身其率士

皆孔氏之教也迺今入聖人之鄉群聖鄉之士生平所嚮慕而不可得者一旦躬遊而目覩焉其感悅而懋勤也當何如今天下之士豈曰中國爲然雖窮區奧壤師傅而童習者皆孔氏之教也况東魯之士飲泗水而登尼山者化機之易於鼓舞也又何如吾閩仕金鄉者有劉侯源焉嘗置學田矣蓋先敬齋而得其心者也不識今此之田有嗣其美者乎產金鄉者信義如范巨卿直亮如郗弘始皆先敬齋而服聖謨者也不識士習於今尚無愧於前修者乎敬夫斯行也以分教而登柄教之重是勢可專而志可據也以

教海濱者而教聖鄉是不難於其難必易於其易也
吾知追古勵今之化當大有可觀者敬齋其行矣哉

贈魏東麓陟山西憲副序

揚郡爲東南要壤凡所屬爲州有三爲縣有七焉比
以大沴降毒旱溢荐臻嗷嗷赤子痛額悲號者無虛
歲高郵寶應興化枕湖廬澤歲凶則取給魚蚌菱芡
以輸公克虛旱久取匱殍逋至相半儀真江都爲車
舟達衢役繁徭劇民獨任疲歲凶則蓬垢餒瘠之民
多斃於箠掠幸挽之慘泰州如臯之土隆污相等禾
黍異性旱溢異宜歲每無完秋民力恒稱屈通州泰

興海門襟江瀆海濤激土鹵稅存責重民實病焉海
門頃以邑改民勤哀鴻尚未集當塗者有憂之掄良
司諫東麓魏公守是郡焉公至曰嗟乎吾民之病維
則彼蒼示罰無乃爲民牧者撫綏之弗共矣乎於是
平薄征緩責發帑散居輕刑均賦噓煦噢咻者若憐
孤子今年丁未天和悔禍穀登民嘻痛以瘳顛以興
縮以贏殫以實閭閻知有生樂者公之賜也 天子
以爲賢尋峻登西臬副使屬下父老群赴於察院諸
使君以借寇請而莫能留也時屬吏州守胡君民表
劉君柰曹君金邑令王君延雷君亨劉君燭謝君謹

適以公事會於揚知公之不可留也屬吾邑劉令以
贈言謁余蓋難其別而欲章其迹也余曰諸君其難
於是別乎古之善圖治者必內治修而後外攘舉善
知變者必疆圉靜而後中土安政之體要也今天下
之勢以西北爲藩籬東南爲室家天子謂我公既
奏勩吾揚東南之要壤無虞矣故陟公於西晉西晉
之安中土之安也中土之安吾揚之安也諸君其奚
難於是別乎僉請張斯言於祖以勗公之行

崔東洲集卷之十五

維揚崔桐撰

序十一篇

賀劉華峯荷臺獎序

夫政時有常變非處常者之難也而濟變者之爲難
也民有羸屈非理羸者之難也而振屈者之爲難也
事有始終非謀始者之難也而成其終者之爲難也
海門地縮邑改百務攸萃其爲時也當其變江嚙賦
繁版築告勞其民力也當其屈前令圖始草昧未集
嗣厥事者任其終予以爲吾邑之令有三難亟論諸

太宰石塘翁翁曰吾當爲子邑掄良令焉廼得華峯
劉侯實精簡也侯蒞邑無何政通人和庶績就緒撫
臣月梧喻翁廉其賢馳幣賜獎華辭侈褒以爲屬司
勸其辭曰資醇謹而公論歸才敏達而邑事舉非溢
美也寅友沈兩河劉碧潭輩欣欣以告余余曰哲哉
月梧翁之知人也試考侯之令吾邑也敷政優優恩
威並著斯不謂之醇矣乎夙夜憂勤動中桀矍斯不
謂之謹矣乎剖決不留屯聚若宿斯不謂之敏矣乎
洞鑑民隱明識治體斯不謂之達矣乎筮仕末期民
譽藉藉綴離罅隙興仆裕疲是故變也如常屈也如

羸終也如始斯不謂公論歸邑事舉矣乎雖然侯政
之善豈曰吾邑爲然侯甫至監察路使君尋檄侯視
篆通州先是州吏失職黷偷其民人情洶洶侯爲均
徭讞獄剔蠹剗萊通民德之及受代歸邑群爲張彩
騰歡掄休頌美者傾城楚是其餘潤旁敷蜚聲遠致
又月梧翁之所未及知也雖然茲直爲侯政之兆耳
行將陟要華摠忠臆公歸天下之心茂舉天下之勳
殆究竟之必可期者一州一邑之善足以槩侯也哉
僉請叙斯言爲侯賀且冀侯之大有成

壽省庵葉大夫序

省庵葉大夫登年六十淮海降祥寔仲夏十有八日也若子姓若鄰比若媼若友喜而稱觴賀之東洲崔子辱在媼友五百里外遣仲子述馳賀焉或曰六十非耄耋比壽之何居崔子曰夫所謂壽者非壽其壽也壽其所以壽也詩不云乎正是國人胡不萬年所以萬年乎人者期萬年乎正人也大夫於予爲丙子丁丑兩同年時大夫少予十年愛其訢訢雅雅噐之宏而言之默也既予職史館大夫職秋曹聯班並轡者恒朝夕愛其聽以敬而簡以情也大夫守興化予以憲學叅政閩藩愛其政善牧而法不隨也大夫

湖臬予調武林再以折獄遣當路請兵備辰沅愛其志彌堅而義不屈也大夫有宿隙於上官遜膚歸里予亦以昏劣冒薦被論明農獲脩舊好愛其冲襟逸韻脩如澹如不知寰宇間有曲直事吾取以爲師也夫宏默者其真蘊蘊其真者神自全明刑善政者其天存存其天者道日長不隨不屈者中無慾不慾其中者世味淺軼世拔流者其情暢暢其情者心常裕皆壽之徵也奚爲而不可壽問者悅再拜而言曰吾今乃知壽矣亦可以言詩矣吾所謂壽壽乎人者也夫子之謂壽壽乎理者也是知人非南山也而崇大

其理者可以山人非川流也而不息其理者可以川人非松栢之承也而日新乎理者可以松可以栢天保詩人以山川松栢爲祝者其知道矣乎由是克之先天地而不爲少後天地而不爲老者其有道之士乎崔子曰然遂次第斯言以質諸葉大夫

賀少川曹大夫膺臺獎序

少川曹大夫嘗發解中州有司錄其文以傳余得而讀之明經極理知其有深造之學焉既而登春官對大廷試政於春曹余得而親之雅姿淵負入繩履渠知其有用世之道焉無何授守通州以通爲吾產也

問守之道予曰夫守守乎人者也非守於人者也猶夫令令乎人者而非令於人者也所謂守乎人者時有青守以禦防域有警守以追振俗有瀆守以禮讓習有麥守以節制田有征守以藝規風有斷守以法律是故人入吾守而其政舒反是則不然吾以勢而民則侮吾以酷而民則携吾以苛而民則警吾以賄而民則諄吾以法而民則奸是故強者折辱者緘怯者逋無厭者辱是謂守於人而其政弛之二者大夫知所擇乎大夫唯唯而別予亦以踈拙歸里僅暮月鄉之人群謁於予曰吾州日以訥厚聞後是而巷議

嚶嚶林誹謗矣何今茲之誠如默如耶日以樂土
聞後是而財縮於取粟虛於困矣何今茲之裕如嬉
如耶日以不究不訟聞後是而暴夫與詭夫爭矣何
今茲之竣如讐如耶守吾州者日以尊且逸聞後是
而政日弊聲日墮矣何今茲之守君子愛之小人歸
之憲臺謝使君聞而亟褒之時譽之獨蚤而獲上之
奄致耶予曰夫名生乎其政者也政行乎其道者也
道原乎其學者也少川大夫吾固知其為有學有道
之士也安有得夫道而失所守者乎安有得所守而
不蚤有譽者乎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基夫邦家
者天下之守也有曰樂只君子天子葵之葵於天子
者天下之譽也大夫不負所學不違其道而緝熙厥
終焉吾見所守所譽將大有望焉豈曰州郡之小試
臺使之肇獲而已哉州寮某庠寮某輩聞斯言而喜
請授諸史以華大夫

送劉碧潭陟國子博士序

計年視成聯師萃友以考德問業者大學之教也端
本澄源秩清係重豈譽旦夕者司成所任廳館之共
也呼族類羣輟講張喙以指瑕人物臧否師長者學
子之弊習也嗟乎模範乎成均者其嚴矣乎碧潭劉

子領滇南鄉薦教諭海庠閱五稔學勤教成 天子
內召爲國子博士劉子以東洲崔子嘗承乏是役也
問所以師天下之道崔子曰夫道一而已矣而教有
二乎哉吾愛子之教靜而不慾也一而不眩也易而
不戾也且劬劬焉學半於斃弗倦於成也是其師一
邑者非所以師天下乎劉子請益崔子曰夫主靜則
無妄無妄則異物弗溷守一則不暱不暱則勸沮用
章循易則有容有容則好惡惟公多慾則志逞志逞
則紛華易入可眩則偏主偏主則情詭莫覈務戾則
賊物賊物則綱紀陵夷之六者君子小人之分也所

以去小人而爲君子者亦明乎義利之辨而已矣君
子喻於義也是故其爲學也爲性爲心其爲業也爲
國爲民其爲瑞也爲日爲月爲麟爲鳳天下師之則
天下賴之皆義之爲也小人喻於利也是故其爲學
也爲人爲名其爲業也爲身爲家其爲異也爲彗爲
孛爲狐爲蜮天下師之則天下病之皆利之爲也不
佞如予者其何能師哉吾子嘗卒業成均矣盍求之
前後乎予者其爲教孰爲率夫義者乎取而師之所
以師天下也亦求予之遺聲其爲教孰爲涉於利者
乎取而戒之戒之固吾師也亦所以師天下也是故

古昔聖賢辨義利於稱爾稱汝之微已言未言之際
有爲無爲之分其旨亦精矣子尚精於是學吾見靜
者安一者貞易者公所以成已成物之道庶幾矣乎
劉子曰文榮敢不奉以周旋

崔氏族譜序

吾宗自趙宋南度迄今世居海門吾祖朴菴宗伯翁
貽桐宗支一圖始八五公至桐凡十世耳吾父誠齋
宗伯翁嘗手錄數簡用備湮失而未成帙族叔祖竹
鶴翁始倣歐蘇譜畫圖叙世以示後昆桐奉而讀之
有志於輯續而未暇也叔祖季子見禮復承考志錄

至十二世以授桐桐適以明農際廼綜遺考誤闡晦
覈迹舉例樹風而帙以成爾廼萃吾子姓而告之曰
夫譜也者普也懼宗姓之支且攜情義之弗咸而思
以普之也吾今譜吾族之子父乎某祖乎某始祖乎
某則知始祖之愛吾祖吾祖之愛吾父猶吾父之愛
吾子也孝思之心能不追諸遠乎且知夫人有其父
本之由一父也人有其祖本之由一祖也知一父一
祖之由出則血脉本相通也疾痛自相關也慈愛之
心不緣是而及諸後乎斯譜也豈曰唯是溯本原昭
倫叙而勸沮實存焉吾錄夫某曰孝則悖逆者沮所

以親父子也錄夫某曰忠則尸素者沮所以義君臣也錄夫某曰弟則廢懿親者沮所以怡兄弟也錄夫某曰節則失身者沮所以貞夫婦也錄夫某曰好義則鄙吝者沮所以博仁恤也錄夫某曰顯則孱懦者沮所以作士氣也譜之爲教不亦普矣乎乃若戾是者不錄何爲親諱也懼辱吾宗也子姓咸稽首而感泣曰吾輩蠢蠢橫目自父之外僅知有祖耳今乃知祖之祖孫之孫矣善之必當爲惡之必當去矣敢不敬承譜訓

賀太宜人曹母六袞壽序

巳酉孟夏念有九日實曹太母劉宜人設帨之辰適倅遯泉張子過予曰岑也不佞猥佐名邦恒惴惴焉以隕我文僖公家聲是懼幸徼庇於吾長少川曹公用免官謗是公於岑有伯仲之義焉公之母吾母也今年齒介六袞敢謁言於君子以爲祝何如是日余既有祝言矣而張子固以善言必再請張子吾郡良吏也故不厭其請而爲之言曰大夫可謂備百美以事其親矣古之善事其親者有方養有祿養有善養有達養養以力而不及於祿是謂不崇養以祿而不主乎善是謂不祺養以善而不達於人人是謂不廣

大夫少失嚴恃而獨怙慈帟温清朝夕不可謂不力
以大夫之祿奉母氏其毳可致 寵褒有待不可謂
不崇訓怠戒參以道義相成不可謂不祺庭帟之慶
黎庶既樂之僚采復共之不可謂不廣君子謂大夫
之得此殆母氏之賢夙成之也嘗聞母氏之闡範矣
篤倫潔祀所以教孝也孝斯忠損慾安約所以教儉
也儉斯廉冰蘖發居所所以教節也節斯貞睦族宜家
所以教義也義斯公恤孤周匱所以教慈也慈斯仁
是故大夫之備美以養而內外無間者殆天所以報
劉也今夫匹夫匹婦孝純行篤者稽諸記載多獲奇
徵况賢如母氏繁祉將申錫焉報劉之日安得而不
長或曰母氏信壽矣享矣而鳴岐翁之不年也兩髦
之感能無悔耶余曰不然有壽之壽有不壽之壽譬
諸天地其功用一也而語道者必歸諸天蓋地之道
皆天也孰謂母氏之德非翁之德母氏之享非翁之
享乎詩曰至於文王其德靡悔靡悔不在年而在德
翁之謂夫遡泉子曰唯唯若夫子之言豈其壽母亦
所以壽翁

賀貞齋韓大夫歷膺薦獎序

夫咨暑咨寒好風好雨視導師以為嚮悖者丞黎之

故常也愛憎任其情隆污殊所尚事悅有難易取舍
有公昵當塗者之明蔽也高之則近亢異之則若矯
甲可而一非貌翕而中違察采者之怵愉也嗟夫今
之仕者孑然一軀叢萃厥責求其上悅下孚克免官
謗者易得也哉貞齋韓侯以才御史守吾揚也紉巧
敦樸去苛崇簡其剽劇也勤其紆痛也惠其秉憲也
仁其敷教也經其防微也周是故揚之屬土為州惟
三為縣惟七合郡元元遵軌率度歌德舞功者熙如
也邇乃積譽蜚聲遐徵上徹都臺聞之則月梧喻公

韓公涵峯王公以為賢憲臺聞之則監司路史

離政謝史江防陳史督儲楊史以為賢繩繩焉薦勸
勲獎者日覩其荐加也同寅張少府謀諸群倅曰陟
高則同載者分危濟川則同舟者分險守之慶倅之
慶也若侯者分則朋儕義實師保吾輩其哀厥美而
賀諸廼屬江都張尹達通州曹守金以賀言謁於東
洲桐桐曰吾有前聞矣民弗洽則治弗張服侯化者
合郡焉是得民也上弗知則下弗從嘉侯績者畫一
焉是獲上也近弗信則遠弗揚恊恭者咸稱慶焉是
信友也侯所以得此匪調匪詭無將無迎要之本諸
一誠耳孟氏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侯實有

之侯之歷被崇異積矣久矣而賀自今始蓋有待焉
不能僕僕舉也異日葵心 天子頌德海甸墳箴班
署而史不勝書者非其究竟矣乎桐也株守林壑併
蒙餘休日望之日望之

懷隱莊序

丁未秋余明農東海朋故凋落無可與語兩河沈子
適倅吾上愛其氣冲意閒循循雅雅以爲可友也兩
河子亦不憚數過吾廬得聞其瀉湖之勝焉無何出
其所藏懷隱詩章數卷謁叙言於余余愕且問曰子
方筮仕而云懷隱何耶曰欽非敢懷隱也懷先君之

隱也先君故號東隱今已矣而杖履之所瀉湖存焉
欽嘗莊其所以懷之見夫莊若見先君也余讀其詠
夫莊者皆韻人墨客鳴幽吐華璀璨如鏗如纍如爛如
若吾親見其載酒往來灑翰淋漓破町畦呼舉白而
鼓掌擊節也讀其記夫莊者曰此吾師菁山子之言
也狀景叙物森焉該潑焉躍若吾躬麻其舊樾對其
壙垠千竒萬秀左顧右盼而曠懷於形骸之外也讀
之終篇有曰莊固以資隱也而仕道亦具焉余乃嗚
然喜豁然悟曰東隱翁之所謂隱兩河子之所謂懷
吾既已知之矣吾既已知之矣夫所謂隱者有跡隱

有心隱所謂懷者有跡懷有心懷巢深栖密耕春稼
秋謝埃軌揚蘭棹而睥睨王侯賓主風月者隱者之
事也是謂跡隱物即我也我亦物也物我皆天也物
與我遊我與天遊動則乾靜則坤何藏何顯何有何
無何損何益何盈何虛隱者之道也是謂心隱廬其
廬則思居處樂其樂則思笑語事其事則思嗜好步
其步則思遊息物有觸焉物有思焉孝子之情也是
謂跡懷乃若人往而道存跡陳而感新憑其虛靜可
思入其徑義可思履其石介可思臨其冰潔可思飛
者爲沫者魚天者草喬者木皆天也皆吾與也仁可

思是謂心懷東隱翁之隱果跡耶心耶兩河子之懷
抑跡耶心耶嘗聞之原心者考其行見始者要其終
兩河子之仕吾土也不囿於苛其徵也靜不僞於度
其徵也義不懼於害其徵也介不忤於貨其徵也潔
老恬幼嬉靡有怨咨其徵也仁皆隱之蓄也翁之心
也茲不謂隱資於仕者乎嗟夫菁山子之言見其始
而冀其終者也余也斯言考其終而終其始者也今
廼知翁之隱也非隱也亦仕也子之仕也非仕也亦
隱也此隱之所以爲高而懷之所以爲孝也

賀旋峯韓侯膺臺獎序

旋峯韓侯之蒞興化也克勤攸司治迹茂著交獎於
當塗者聲藉藉也都臺胡公頃復華詞馳幣以爲侯
褒將以風諸屬焉邑僚魏倅周倅費幕輩以爲與有
光榮也介貢士趙子信之謁賀言於東洲桐桐曰侯
之素吾得之稔矣日子督學三楚會侯翁典教黃庠
得以道義相契托焉黃亦人物較也侯時弱冠就侍
翁訓燁燁文譽翔翥士林固嘗識其蓓蕾以爲英物
也既侯以元魁閔抱得雋春官敷對 大廷於予有
一日之雅迺知其有用世之志焉維揚屬邑惟七興
化實爲匯區逋積財屈民鮮阜生爲之長者緩之則

政拙棘之則怨咨重以宿猾弗靖官謗隨之宰是
也亦艱矣侯至嘆曰嗟乎民之靡定司牧者爲之也
於是平新黌宇以振俊髦表淳鹵以立畝極律軍寬
以防陵越殛元憝以弭憘戾翊頽持什百廢具舉且
潤及旁邑頌德者若畫一焉迺知侯之展布果行與
志孚者也吾嘗槩論天下之才訓諸庭而違於國非
孝子也學始修而政終斁非忠臣也易克舉而難則
闕非通才也邇能洽而遠弗懷非咸德也民或譽而
上不獲非茂實也侯之所樹立奉以貽則紆以素業
徵以劇寄達以遐被格以上下君子所謂聚百順以

事君親者侯實有之不賢而能之乎欲令聞之不章
也得乎是可歌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攸暨有曰在
彼無惡在此無斁斯已試之成迹也吾當賦此以歌
侯之有俶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斯非
大業之可待者乎吾尚歌此以佐侯之令終

贈少川曹大夫入覲序

少川曹大夫將以明年庚戌入 覲上計於 天子
今年巳酉冬戒行伊邇庠彥黃生樞江生一山周生
軾朱生淵輩謁贈言於予予曰古者以九載試績弗
績於六載三載者有待焉蓋聖人懋成天下之功而

不急於取報也古者以九德觀人事六德者闕其三
事三德者闕其六均之詔爵論祿焉蓋聖人重惜天
下之才不欲失之苟廢也廼若凡品不足群年格不
能律齊民而遂行視民而既發者謂非異譎卓行能
之乎曹大夫之守吾通也僅二載耳嘗夷考其立本
也冰蘖堅其秉心也水鑑公其養民也煩苛蠲其作
人也彛倫篤其剔蠹也基暴屏其敬獄也窮抑達是
故吉哉有常績用底成閭閻安之老稚歌之當塗者
孚且旌之行將群后四朝覈迹薦成所以爲龍光而
表俊乂者不在茲乎雖然斯固唐虞明試以功之茂

東洲集卷之五
二五
典也今 天子體乾燭離日厯民隱正清問垂聰之
秋也大夫所以敷奏以言者其能踵默默者以為已
事耶通民以馬政受疲今茲若少甦矣而直輸尚存
勞者弗息是無群牧之實而蒙孳息之征者也通郡
素號樂土積以汚吏恣割股削孔棘因之歲凶役重
民鮮嘉生是襲富庶之聲而召科派之害者也通城
負海襟江沙寇出沒之區也守禦雖設而卒驕將弛
干城罔聞一有弄潢之虞而江防武夫志在侵掠是
驅虎以搏虎也昔郇模鄭俠數字之獻一圖之陳猶
欲以至誠悟人主大夫攄中赤而以斯言敷奏焉則

言與功而並嘉有大造於吾民者也所謂卓服以庸
者不再覩於昭代乎黃生輩再拜而喜曰夫子之教
大夫之心也大夫奉是以行可以藉手北面矣

崇川錢氏族譜序

予明農隙方圖續譜吾宗修家政焉適平厓子出所
輯錢氏譜示予予讀之得其世系凡九葉焉曰嶸非
不欲遡百禩而上之也顧據吾所能知耳懼非信史
姑闕如也得其所追崇斷自福滿而嗣其祀曰是嘗
中世訟役而莫之祀矣夫親也安敢以人間之得其
近世三公有遺像焉曰茲嶸所及見者也而存之俾

雲仍仰而侍之猶夫膝下之承歡也得其墓享有田
有時有物有屬有餘惠焉曰均之吾先也均之吾先
之子孫也恩義安得而薄諸得其壽且贊厥生銘且
表厥死者有群公之誕章焉曰斯先德之信於友垂
諸後者也誰能泯之得其官有政可有獻懋有寵
焉曰斯先人之訓也天子之命也其能忘乎予為
撫卷而歎曰孝哉平厓子之斯舉也百善其克備矣
孝子之心懋懋斯貞胄不遙援不欲祖人之祖也孝
子之心厚厚斯遠祀不遺始必求本祖之祖也孝子
之心思思斯著像存近世事如事存也孝子之心

仁仁斯普祭時義周敬所尊愛所親也孝子之心未
末斯傳文載世美念爾祖修厥德也孝子之心至至
斯徵樹蹟紀榮孝其親移諸君也錢氏之後末孝
思而昭嗣服其昌大矣乎平厓子拜而請曰喋曷以
承當謹登諸譜端以命吾宗且貽吾宗之後是譜者

賀泝泉張君膺臺獎序

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夫政亦多術矣而聖訓
惟是之先得非急于惠而嚴保障耶泝泉子之倅吾
通也協寅聯事於少川曹守攄其奇諧濟以警敏堅
以砥礪動必師諸守而靡有關遺守亦重其為良佐

而莫或撓焉泝泉子彌自恣力不難繁劇謂民非食不生也明廸三務藝廸征輸慎乃侵牟而儲備克謂民非兵罔衛也預廸閉脩嚴廸偵伺稽廸俘獲而暴民弭茂實欵章蔚有時聞江防吉臺使廉其賢曰是能固吾疆也蓋嘉諸監儲龔臺使廉其賢曰是能勤恤政也蓋嘉諸於是乎華詞馳幣以交褒焉殆將疏其異績而明揚之也予明農海隅方媿藏厥愛而莫之助也適少川守以賀言詢予曰泝泉子之賢吾得其源淵矣昔房杜以辛苦立門戶而承家者莫之振焉致垂戒於李懋功崔盧李鄭之裔偃然自高司命

者不屑貴焉是先有開而后無裕不爲世美之差也夫泝泉子之先文僖公以文章魁天下正直樹名節行誼淑後生忠君愛國之訓固厥子若孫耳目之所熟濡世業之所素講者也泝泉子之善若職也豈其惟忠是務無乃克念祖武而有光厥開也歟此其所爲信於民而獲乎上者也其賀也固宜

壽劉母太孺人八十序

己酉正月十日寔劉太母八旬誕辰厥子華峯邑侯偕其伯兄且姪舞斑洗腆爲膝下慶海邑人士懽傾城墊頤躋公堂爲長齡祝予詢其所以壽太母者或

曰侯崇德如山深恩如海吾人仰高而思仁臨淵而感澤每歎焉不知所以爲報也迺今願太母茹西山之紫芝則壽與山俱杖東海之若木則壽與海俱可乎或曰太母安成產也江右之勝豈曰匡廬彭蠡而已哉若安成之螺川騰彩鳳嶺表祥毓秀鍾靈軒鷲遐舉者紀載紛若也吾太母馭娉婷之鶴則與吳女媵休翕烟霞之會則與黃姑匹美以是而爲祝可乎予曰壽稱山水古人有之矣其爲祝也襲而泛壽稱奇詭後世有之矣其爲祝也幻而荒蓋亦歸諸理求諸身矣乎吾稽在昔圖志云吉民龐惇故多壽考夫

龐惇也者誠之謂也天道惟誠故覆物壽地道惟誠故載物壽人道惟誠故大業壽吾聞母氏之賢矣事姑嫜惟孝承夫子惟恭宜娉婷惟睦成諸子惟義崇儉戒靡貞中惠表有誠之道焉姆儀闈範雖不出閫而實有不容揜者是故侯之涖吾邑也家以治公子以御衆不竄端以諱實不飾智以樹聲鉅細必躬鑿鑿靡闕皆誠之爲也母氏之教也是故家庭之慶城堊共之洗腆至情流通踈逖謂非至誠之由動者乎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有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吾以爲母氏之賢篤生厥子厥子之賢父母吾民允

矣其可樂也矣其爲壽也固有不山而高不水而淵
不事竒詭而得其常者八表之慶始有俶矣而今終
可待也夫邑僚兩河沈子庠僚雲岡王子山泉伍子
石山陳子幕史少坡黃子方圖所以壽母氏者而有
感於斯言請告諸祝史俾獻壽筵以佐侯之燕喜

贈華峯劉侯入 觀序

巳酉冬邑侯華峯劉君將入 觀上計於

大庭遵今制也邑之人士群謁于予曰邀遮以旌別
廢置以勸懲者聖人勞聰明以成天功之茂典也詭
道以徼免緣力以凌躡者末世懸虛聲以希實賞之

通弊也是故世之牧斯民者每於歲三屆期澳泚其
行巧牟逆股以薦賄炎門昔人所謂連載而入垂橐
而歸者匪今斯今也吾邑鯨濤毒民鴻飛未集土既
蹙矣財日縮矣我侯戒行伊邇行色蕭然不識何以
藉手用紓厥咎乎予曰否否若子之言疇昔之澳溷
也獨不聞今斯昭明之政乎我

皇上體乾秉離勅法昭度賞不失賢罰不遺貴是故
上而台輔下而百執事惴惴焉恪恭朝夕以光輔休
明罔敢蘊利以奸公蔽賢以病國蓋曠世而一見也
頃將朝會百辟受紀奏成

東坡集卷之二十五
明元首臨之良股肱弼之賢銓司稽之公法吏繩之
廉者揚污者激功者錄曠者絀能者慶懦者讓明者
登闇者墮所以核名實以樹風聲者不在茲乎侯之
治迹宿在民譽美斯行也當塗將喜見而嘉之曰是
其人得非澡濯厥修有廉可揚者與邑築就緒有功
可錄者與抑強振弱有能可慶者與剋奸剔蠹有明
可登者與是昔之所棄者今之所崇也子之所憂者
侯之所喜也豈其一令之光榮殆百辟之勸也夫兩
河沈子聞之而喜再拜而謁予曰欽也聞諸蓼蕭之
詩矣既見君子爲龍爲光侯之謂也聞諸烝民之詩

矣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夫子之言乎請投諸史以慰
之行

賀兩河沈君被臺獎叙

大道之行也賞不擇施罰不偏廢是故朝無素餐野
無沉噐人殫厥力而民受庇焉大道之隱也絀陟視
流品好惡任性情是故賞不及功罰不及罪人沮其
進而民受病焉我

國家式序在位公以肅清以甲科爲高品鄉薦次之
庠貢次之史胥又次之蓋以是爲進階非以是爲殿
最也奉法者或莫之察焉凡有所甄獎聞之者曰是

必甲科流也否則必巧官者也有所激刺聞之者曰
是必非甲科流也否則必簡靜不阿者也是故天下
之居不秩者以時尚所在莫我知也莫不弛若志怠
若司甚至奸官箴以自污嗟夫此士氣之所以不振
而民病之所以日深也兩河沈子以名才雅識授倅
海邦知倅者曰一命之卑非所以處有道也沈子曰
均之事君也奚崇奚卑既蒞治愛倅者曰邑徙民痛
難乎其舉厥職也沈子曰吾擇其易孰任其難於是
乎羽翼厥長任艱分劇邑築告成檄者文至攝公篆
董遠植營海堤紆鄰災暴寃獄遺江寇諸所委授

有譽替殆力於奉公而不浮其報者也監察使行庵
陳君廉其賢廼褒以華詞則以幣牽誠罕舉也時華
峯劉侯並登薦剡侯不以自多而獨爲倅喜謁予言
以展賀焉予曰偉哉兩河子之自愛乎哲哉陳使君
之掄才乎兩河子不以秩卑而自沮是無所恃而職
其所當職者也陳使君不徇俗以蔽賢是無所爲而舉
其所當舉者也安得爲臣子者皆如沈倅之不自棄
則天下無不受福之民爲監司者皆如陳使君之公
且溥則天下無不奏功之吏太平之業不可以立致
乎予也斯言豈其賀沈子將爲世道賀

贈少坡黃君入 覲序

廟廊之麗必任棟梁以桂檜而固秩之小猥以枸橈
非備材也大駕之良必馭六飛以騏驥而下乘之末
猥以駑駘非備物也藩臬郡縣必寄以賢者能者而
幕僚織秩苟非其人亦豈民利也哉今之居幕僚者
藩臬為備而州之目縣之史皆其倫也我

皇明訐謨閎慮設上下以相維俾事必關焉為之幕
者其秩也若輕其為責也不亦重乎唯當塗者以其
輕而易之也是故居若職者每億億焉以自棄長貳
雖才而贊翊者莫之協恭焉欲民之無蠹也鮮矣少

坡黃子之幕吾邑也予嘗觀其績秩如克舉殆嘗學
問而胸中有權度者也嘗察其守澹然不汙殆抱朴
素而執持有冰蘖者也是故邑之長貳華峯劉侯兩
河沈倅交相賀曰吾今得良史矣乎海邑之民土瘠
而貧治徙而役方嗷嗷也咸欣欣然曰牧有良佐吾
民之慶矣乎是故長貳司其綱幕史理其目海邑之
治稱無蠹焉已酉冬例當輔侯以行薦計於

天子兩河子謂賢如黃子不可以無贈也謁言於予
予曰黃莆產也八閩之才以莆為最譬如奇山異谷
多佳植焉可梁可棟者皆桂檜也譬如天駟之閑無

凡品焉可駮可服者皆六飛也。廼今黃子遜其大而居夫小焉。譬如試尺寸於廟廊，克一毛於法駕，而小用皆良材也。末馭皆良騎也。曾謂一邑之贊翊不能為民利而奏成功也。哉！兩河子曰：黃幕得此，可以壯其行色矣。請張諸祖以華之。

壽錢瑞夫六袞叙

歲辛亥孟秋二日，寔瓊田錢瑞夫六袞誕辰。賓筵既張，獻觴祝壽者子姓秩如。賀客繹如。東洲崔翁亦與焉。舜臣素生文卿彭生，因潘甥余謁諸東洲翁曰：瓊田子之平生，夫子知之乎？意恬而心渝，言慤而行篤。

不塞不闕，何思何慮。樂彼瓊田，日偕童冠。徜徉杯酒，而物我若遺。是蓋去健羨而脫空溷者也。夫子能靳言而莫之壽乎？東洲翁曰：瑞夫之壽，吾知之矣。夫壽智不得以多取而享其多者，忘乎智者也。巧不得以豐獲而樂其豐者，忘乎巧者也。忘乎智者，日與物接而無與物競，是故外若交而中則逸。所謂作德日休，自植乎天者也。務乎智巧者，與物為構，日與心鬪，是外受役而中則廟，所謂作偽日拙，自伐乎天者也。瑞夫之善植乎天者多矣。安得而不壽？瑞夫感斯言而喜，奏觴再拜而請益。翁曰：瑞夫諱芝而號瓊，感壽

徵也乃爲之歌曰維東瀛之甫田兮蘊五秀而育瓊
備淡成之仙齋兮餐白虹而和九莖安希夷而逍遙
兮誕遲遲以茂生素生起而請曰節眉金流瑞呈南
曜正祝祺稱壽之秋也愷本初之後也願借河朔之
杯以爲壽何如翁曰可執生廼舞且歌曰猗斗杓之
西指兮爛南極以表祥溘斑龍之飛馭兮翔玄鶴於
清商歆列仙而酌流霞兮挽頽曦而景長彭生亦起
而請曰桓彭鏗之後也武夷之會臺館鱗萃茲辰坐
密冠裳灼栩閭閻無戒於幔亭之樂也桓將壽以鏗
仙之長年何如翁曰可執生亦舞且歌曰幔雲錦以
象廣庭兮歛真侶之翩躚邈九曲之佳期兮爰嗣美
於瓊田卜鏗霧之降祥兮願玄牝而引年是日賓主
酬酢諠諠悒悒瑞夫鞞鞞然笑而玉山歌殆不知西
陸之景果暘谷而果崦嵫也





